劉氏鴻書

第一百五卷

紀麗部八

補遺二

劉氏鴻書卷一百五

明　宣城劉仲達　纂輯

太史湯賓尹　刪正

紀寵部八

補遺二

王者官人六等一曰師二曰友三曰大臣四曰左右五曰侍御六曰厮役智足以爲源泉行足以爲表儀謂之師智足以爲礲礪行足以爲輔助謂之友智足以謀國事行足以爲民率謂之大臣也修身正行不慭於鄉曲左右也事君不敢有二心侍御者也唯言之聽以事君

者厮役也 賈誼新書

凡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鎮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蕃服 周官

國有四維一維絕則傾二維絕則危三維絕則覆四維絕則滅傾可正危可安覆可起滅不可得復也四維一曰禮二曰義三曰廉四曰恥又曰堯舜之民非生而治桀紂之民非生而亂故治亂在上又曰聖君設度量置

儀法如天地之堅如列星之固如日月之明如四時之信然正令往而民從之 管子

迦維羅衛國從佛生處東行五由旬有國名藍莫此國皇得佛一分舍利還歸起塔塔邊有池池中有龍常守護此塔晝夜供養乃有羣象以鼻取水灑地取雜花香而供養諸國道人來欲禮拜塔遇象大怖依樹自翳見象如法供養道人太息悲感卽舍大戒還作沙彌自挽水平治處所使得淨潔 法顯記

夫失道者放逸其心逆於生樂以精神狥智巧以憂畏狥得失以勞苦狥禮節以身世狥財利四狥不置心爲

之病矣極力勞形譟暴氣逆當風縱酒飡嗜辛鹹肝爲之病矣飲食生冷温凉失度久坐久臥大飽大饑脾爲之病矣呼叫過常辯爭倍答冒犯寒暄恣食鹹苦肺爲之病矣久坐濕地强力入水縱欲勞形三田漏溢腎爲之病矣五病既作故未老而羸未羸而病病至而重重則必斃嗚呼是皆弗思而自取之也　本草衍義序

地下有八柱柱廣十萬里有三千六百軸互相牽制名山大川孔穴相通按此則八柱宜擎地者而張說爲姚崇墓表乃云八柱擎天似誤用矣　河圖括地象

一日百刻配十二時之數每謂子午十二時則十刻其餘

十時皆八刻者有謂時自時刻自刻不相干涉者惟三山林永叔謂一時得八刻十二時得九十六刻尚餘四刻又以每刻分爲六十分四刻計二百四十分布之十二時之間則每一時得八刻二十分故有先初初刻者十分也正初刻者十分也且以卯言之先初初刻十分次初初刻六十分 初二刻六十分 初三刻六十分 初四刻六十分 正初刻十分 正一刻六十分 正二刻六十分 正三刻六十分 正四刻六十分 總而計之則一時得八刻二十分見矣今之自中經所載每時有八刻三分三秒而於分之極處難於結絕終不如林說爽明𥙷之先初初刻與正初刻雖立兩

款皆不可以實刻算直因派有二十分姑增立此二名爾與他八刻各占六十分者不同所謂時刻不相干者未必無見烏衣佳話

人間世諸物皆有聚有散豈能久存而書爲甚且多罹火災隋牛弘請開獻書之路極論述五厄之說書之厄也久矣今摭其槩言之梁元帝江陵蓄古今圖書十四萬卷隋嘉則殿書三十七萬卷唐惟貞觀開元最盛兩都各聚書四部至七萬卷宋宣和保和殿太清樓龍圖閣御府所儲尤盛於前代今可考者崇文總目四十六類三萬六百六十九卷史館一萬五千餘卷餘不能具

數南渡以後復加集錄館閣書目五十二類四萬四千
四百八十六卷續目一萬四千九百餘卷是皆藏於官
者耳若士大夫家所藏在前世如張華載書三十車杜
兼至萬卷韋述所蓄二萬卷鄴侯李繁插架三萬卷金
樓子聚書八萬卷唐吳兢西齋一萬三千四百餘卷宋
南都戚氏歷陽沈氏廬山李氏九江陳氏番陽陳氏王
文康李文正宋宣獻晁以道劉壯輿皆號藏書之富邯
鄲李淑五十七類二萬三千一百八十餘卷田鎬三萬
卷昭德晁氏二萬四千五百卷南都至四萬三千餘卷
而類書浩博若太平御覽合壁事類等書不與焉次如

曾南豐及李氏山房亦皆一二萬卷其後無不厄於兵火者他如石林葉氏多至十萬卷齊齋倪氏月河莫氏竹齋沈氏程氏賀氏皆號藏書之富各不下數萬餘卷亦皆散失無餘宋末惟直齋陳氏書最多至五萬一千八百餘卷且倣讀書志作解題極其精詳後亦散失于兵火至於蜀中三李秀岩東牕鳳山三族號爲史家所藏僻書尤多後亦無餘周公謹家三世積書凡有四萬二千餘卷及三代以來金石刻一千五百餘種後皆厄於火又聞浦陽義門鄭氏藏書極多家有藏書樓若干問其顏是　建文所書擘窠大字御書樓三字益我

太祖駐蹕金華時賜有御扎藏其間後亦被焚所藏書有八萬餘卷古名賢墨跡畫刻亦不下五六百種皆付煨燼可勝惋惜烏衣佳話

卞和者楚野民得玉獻懷王懷王使樂正子占之言玉石以爲欺謾斬其一足懷王死子平王立和復獻之平王又以爲欺恐復斬其一足平王死荊王立和復欲獻之見害乃抱其玉而哭晝夜不止涕盡續之以血荊王遣問之於是和隨使獻王王使剖之中果有玉乃封和爲陵陽侯卞和辭不就而去作退怨之歌曰悠悠沂水經荊山精氣鬱泱谷巖中中有神寶灼明明穴山采玉

難爲功於何獻之楚先王遇王闇昧信讒言斷截兩足
離余身俛仰嗟歎心摧傷紫之亂朱粉墨同空山歔欷
涕龍鍾天鑒孔明竟以彰沂水滂沛流於汶進寶得刑
足離分斷者不續豈不怨 琴操

夏姬者陳大夫徵舒毋也狀美好老而復壯者三爲
皇后諸侯爭之莫不迷惑陳靈公與孔寗儀父皆通焉
或衣或裝或裴其襦（襦蔽昧衣）以獻於朝 列女傳

高彪謁馬融辭疾不見彪覆刺與書曰聞高風爲日久
矣故不待介者造君子之門冀一見龍光敘腹心之願
不圖辭之以疾昔者周公兄父文武九命作伯以君華

夏猶握沐吐飡以接白屋之士天下歸德歷載邈矣今君不能相見宜哉融省書大慙遣人辭謝追請徑去不還 漢雜事

漢陳平嘗言我多陰謀道家之所禁吾世即廢不能復起以吾多陰禍也李廣與望氣王朔語曰吾為隴西守羌嘗反吾誘降者八百餘人詐而同日殺之今恨獨此爾朔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此乃將軍之所以不得侯者也後漢虞詡臨終謂其子恭曰吾所悔者為朝歌長時殺賊數百人其中何能不有冤者自此二十餘年家門不增一口期獲罪於天也宋王彥超將致政每戒諸子

曰吾累爲統帥殺人多矣自死得免爲幸必無陰德以及後汝爲善事以自庇及卒子孫果無達者史稱彥超自悔多殺垂戒後裔近乎仁人之用心矣若漢陳平輩之所言者比之彥超其用心得無亦有類焉者乎而彥超同時若曹彬其人乃眞爲仁人矣爲將亦在人自處何如爾 晝永編

馮敬通有一婢妻任酷妬之擊婢無所不至敬通乃棄之因與婦弟任武達書曰不去此婦則家不寧不去此婦則家不淸不去此婦則福不生不去此婦則身不榮不去此婦則事不成吾數奇命薄端相逢遭 敬通集

後漢馬良使吳良謂諸葛亮曰今衘國命協睦二家幸
爲良介於孫將軍亮曰君試自爲文良即爲草曰寡君
遣掾馬良通聘繼好以紹昆吾豕韋之勳其人吉士荆
楚之令鮮於造次之華而有克終之美願降心有納以
慰將命權大悅之 蜀志

昔倉梧丙娶妻美而與其兄欲以爲讓也則不如無讓
焉尾生與婦期於水邊暴水至而不去欲以爲信也則
不如無信焉葉公之黨其父攘羊而子證之欲以爲直
則不如無直焉陳仲子不食母之粟出居於陵欲以爲
廉則不如無廉焉宗魯受齊豹之謀死孟縶之難欲以

爲義則不如無義焉

至大元年春正月以阿沙不花爲右丞相初爲都指揮使時帝封懷寧王總兵漠北問人才孰可大用阿沙不花對曰毋弟脫脫將相才也遂命脫脫從行後果爲名臣及帝卽位之後有所愛近臣命賜鈔千五萬貫阿沙不花頓首曰以蹴踘而受上賞則奇技淫巧日進而賢者日退矣將如國家何臣死不敢奉詔乃止帝嘗御五花殿丞相塔思不花三寶奴等侍阿沙不花見帝容色日悴乃進曰八珎之味不知御萬金之身不知愛惟麴蘗是好姬嬪是躭是猶兩斧伐孤樹未有不顛仆者帝

喜曰非卿孰爲朕言因命進酒又頓首曰臣方欲陛下節欲而反勸之是臣之言不信於陛下也臣不敢奉詔左右皆賀帝得直臣遂拜右相 元史

至正年翰林承旨巎巎卒初巎巎知經筵日勸帝就學帝欲寵以師禮固辭不可帝嘗欲觀畫巎巎取比干圖以進一日帝覽宋徽宗畫稱善巎巎進曰徽宗多能惟一事不能帝問一事謂何對曰獨不能爲君爾身辱國破皆由不能爲君所致凡爲人主貴能爲君他非所尚也其隨事規諫皆類此嘗謂人曰天下事宰相當言宰相不得言則諫臺言之諫臺不敢言則經筵言之備位

經筵得言人所不敢言於天子之前志願足矣故於時政得失有當匡救者未嘗緘默至是卒巙巙善眞行草書片紙之存人爭寳之不啻金玉 元史

元泰定年禁西僧馳驛擾民先是西臺御史李昌言嘗經平涼府靜會定西等州見西番僧佩金字圓符絡繹道途馳騎累百傳舍至不能容則假館民舍因迫逐男子奸汚婦女奉元一路自正月至七月往返者百八十五次用馬至八百四十餘匹較之諸王行省之使十多六七驛戶無所控訴臺察莫得誰何且國家之製圓符本爲邊防警報之虞僧人何事而輒佩之乞更正僧人

給驛法且令得以斜察不報至是聞其擾民禁之

杜庠字公序號西湖醉老以詩名永樂間其過赤壁詩云水軍東下本雄圖千里長江隘舳艫諸葛心中空有漢曹瞞眼裏已無吳兵消炬影東風猛夢斷簫聲夜月孤過此不堪回首處荒磯鷗鳥滿煙蕪一時人皆傳誦稱曰杜赤壁又虛齋曹翰卿詩云白石江頭烈火紅千年遺事說東風不知畫史將何意不畫周郎畫長公亦有意味吳匏庵詩云西飛孤鶴記何詳有客吹簫楊世昌當日賦成誰與註數行石刻舊曾藏世昌綿竹道士與東坡同遊赤壁賦所謂客有吹洞簫者即其人也微

匏菴表而出之世旨幾無聞矣烏衣佳話

武功伯徐天全先生集其禁垣夜直之詩云碧天如水瘖光流風物清新滿帝州雲裏雀歌雙闕迥月中砧杵萬家秋蓬萊樹色連瓊島太液波聲接玉溝獨有玉堂人不寐六街將曉獻宸旒此詩卓然唐人風度新知錄

詩人志向各自不同如題漁父之作有美其山水之樂者有憫其風波之苦者陸龜蒙云一艇輕樺看曉濤接䍦抛下漱春醪相逢便倚蒹葭浦更唱菱歌擘蟹螯鄭谷云白頭波上白頭翁家逐船移滿浦風一尺鱸魚新釣得呼兒吹火荻花中江陰卞戶部榮華伯云天外閒雲

物外情功名眞似一絲輕浪花深處漁如舞只爲心安不受驚祝希哲云荻花風緊水生鱗山色浮空淡抹銀總道江南好風景從前都屬打魚人是皆羨其樂也李西涯云漁家生事苦難勝盡日江頭未滿罾回首不知天已暮晚風吹浪濕鬅鬙唐子畏云朱門公子饌鮮鱗爭詫金盤一尺銀誰信深溪狼虎裏滿身風雨是漁人文徵明云小舟生長五湖濱雨笠風簑不去身三尺銀鯿數斤鯉長年辛苦只供人是皆憐其苦也屬意雖不同而寫景咏物各極其妙

烏衣佳話

洪武初峴山富室有徐富九居積甚饒而田産園亭之

盛莫與爲儷一日驅車往州望見道上一蚯蚓長而且大其色如血富九心甚怪之因馬行驟不能久視猶回首戀戀不已後見一婦人俯身若有所拾富九勒馬以候其來問之婦不能隱乃出一金釵告曰此纔拾者富九聞其語縱之去因歎曰精金變幻有如此者見而不我得而歸於一婦人我時去矣我禍速矣歸以田產盡散族人及貧乏之者室堂邃宇一火盡之孑然如素貧者越三月朝廷知其豪富遣使籍其家至則蕩然一空竟以獲免全生以終天年蓋亦知幾之哲人矣烏衣佳話

世傳方遜志先墓有蛇穴其祖欲焚之夜夢一人來祈

曰我蛇王也容三日徙去方不可其人曰殺我我能致汝滅族遂寤明旦焚蛇千萬而孫婦挽身得男故先生平生好以舌舐唇如蛇果致赤族之禍按江湖紀聞吳玠以殺金平多樹木能藏金謀者欲焚之一媼懇云容三日徙去必殺我我滅汝族玠不聽遂焚之其日有氣一道飛入玠子婦室產孫曦果以降金誅滅

御河東畔柳條春天女驚看色更新飛絮乍迷波上影避風初化掌中身霓裳散采人如玉雪羽凝寒月似銀愛爾素衣能不染詎愁京洛有緇塵 張之象

昭陽宮裏洗新粧粉黛三千枉斷腸不是樓臺涼似水誰教毛羽化

爲霜河邊度影銀生色花底銜泥玉有香莫向衆中跨素質蛾眉偏妬雪衣娘李先芳

曾是烏衣國裏身玉樓瓊樹換丰神雙飛剪出機中素獨立妝成掌上人月下步搖花有態水邊飄動襪生塵陳王亦自多情調洛浦相逢總未眞黎民表

差池素羽度銀潢亂入楊花拂苑牆神女江邊瓊作佩天孫月下玉爲粧雙棲曾憶連珠樹獨語俄驚點畫梁春色上林堪自媚翩飜飛還欲向昭陽吳守

海上遙思玳瑁梁御溝東畔幾迴翔瑤臺乍過疑無影珠樹曾棲半帶霜風裏差池飛玉鳥月中粧束舞霓裳誰云京洛緇塵化猶有銜恩繞建章歐大任

玉河白燕

楚中有一縉紳崔公鶴樓詩分作八首集古句成之今錄於後昔人已乘白雲去江海茫茫何處尋芳草連天迷遠望薄雲籠日弄輕陰一春魚鴈無消息萬里江山自古今百尺朱樓閒倚遍洞庭猶憶在前林○此地空餘黃鶴樓成仙人去幾千秋雲飛雨散知何處葉落猿啼傍客舟天水混融浮太極野煙蹤跡似東周此時悵望人多少仙鶴空成萬古愁○黃鶴一去不復返白雲長在水潺潺如何一諷神仙事卻望千門草色閒城下煙波春拍岸湖中西日倒銜山征帆去掉殘春裏飛鳥空慙倦未還○白雲千載空悠悠物換星移幾度秋縱

酒欲謀良夜醉放歌曾作昔年遊長安北望三千里天
府南來第一州前後登臨思無盡思歸時亦賦登樓○
晴川歷歷漢陽樹却惹空山舊曉煙樓上北風斜捲席
洞庭秋水遠連天公車未結王生襪壯志仍輸祖逖鞭
黃鶴樓中吹玉笛水寒煙淡落花前○芳草凄凄鸚鵡
洲謝公此地昔曾遊烏啼花發人何在仙去臺空跡尚
留知愛曾連歸海上共嗟王粲滯荆州高樓惆悵凭欄
久惟見長江天際流○日暮鄉關何處是杜陵遠客不
勝愁終期直道扶元化敢負吾君作楚詞北極朝廷終
不改楚天雲雨盡堪疑酒酣往事多興念黃鶴樓前吹

箇時◯煙波江上使人愁幾度高吟寄水流花界三千春渺渺銀河一帶水悠悠仙人有待乘黃鶴身外無機任白頭遙望洞庭山水色春風一夜帶歸舟 烏衣佳話

文王問太公曰何如而可爲天下太公曰大蓋天下然後能容天下信蓋天下然後能約天下仁蓋天下能懷天下恩蓋天下能保天下權蓋天下然後不失天下事而不疑則天下不能移時變不能遷此六者備然後可以爲天下政 六韜

故利天下者天下啓之害天下者天下閉之生天下者天下德之殺天下者天下賊之徹天下者天下通之窮

天下者天下佻之安天下者天下恃之危天下者天下災之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惟有道者處之六韜

昔日周武王問太公曰吾欲少間謀而極用人之要呂望對曰視賞如登山之高視罰如谿水之深太上之人自無過舉其次者貴於補過使下人無得私語而議上諸罰有罪而請不罰者死諸賞有功而請不賞者死伐人之國必因其國之有變而伐之示之財貨以觀其國之窮否示之困弊以觀其人之病否彼在上者乖張而在下者離散此伐國之困也尉繚子

孫子曰凡興師十萬出征千里百姓之費公家之奉日

貲千金內外扺動忿於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萬家

○古者八家同井一夫出征七家皆不得安也　孫武子

陟彼歷山兮崔嵬有鳥翔兮高飛瞻彼鳩兮徘徊河水洋洋兮青泠深谷鳥鳴兮嚶嚶設罥張罝兮思我父母力耕日與月兮往如馳父母遠兮吾當安歸　虞舜思親操

周道衰微禮樂凌遲文武既墜吾將焉歸周遊天下靡邦可依鳳鳥不識珍寶梟鴟眷然顧之慘然心悲巾車命駕將適唐都黃河洋洋悠悠之魚臨津不濟還轅息鄹傷予道窮哀彼無辜翱翔于衛復我舊廬從吾所好其樂只且　孔子陬操

楚宋玉大言賦曰楚襄王與唐勒景差宋玉遊於陽雲之室王曰能為寡人大言者上座王因稱曰操是太尉戮匿流血冲天車不可以厲至唐勒曰壯士難兮絕天維北斗戾兮太山夷至宋玉曰方地為車圓天為蓋長劒耿介倚天外王曰未可也玉曰并吞四夷飲枯河海跂越九州無所容止賦卒而宋玉受賞又曰有能為小言賦者賜之雲夢之田景差曰蔵氛埃兮垂漂塵體輕蚊翼形微蚤鱗經由鍼孔出入羅巾唐勒曰折飛糠以為輿剖粃糟以為舟憑蜊皆以顧眄附蟣蝨而遐遊又

巳飽于蠅鬚宴于毫端烹蝨脳切蟣肝會九族而同嚌猶委餘而不殫宋玉曰無内之中微物潜生比之無象言之無名濛濛景滅昧昧遺形纖於毳末之微蔑陋於茸毛之方生視之則眇眇望之則冥冥離朱爲之歎悶神明不能察其情二子之言磊磊皆不小何如此之爲精王曰善賜雲夢之田 文選

晉傅咸小語賦曰楚襄王登陽雲之臺景差唐勒宋玉侍王曰能爲小語者處上位景差曰幺蔑之子形難爲象晨登蟻垤薄暮不上朝炊半粒晝復得釀烹一小蝨飽於鄉黨唐勒曰攀蚊髯附蚋翼我自謂重彼不極邂

迺有急相切逼竄於針孔以自匿宋玉曰析蒔足以爲擢舫粒糠而爲舟將遠遊以遐覽越蟬溺以横浮若濟海之無涯懼湮沒於洪流爾數仞而沱濟陟蟣蟻之崇丘未升半而九息何時遠乎杪頭

晉陸機百年歌曰一十時顏如舜華曄有暉體如飄風行如飛終朝出遊薄暮歸六情逸豫心無違清酒將炙奈樂何清酒將炙奈樂何二十時膚彩津澤人理成美目淑貌灼有榮光車駿馬遊都城高談雅步何盈盈清酒將炙奈樂何清酒將炙奈樂何三十時行成名立有令聞力可扛鼎志干雲食如漏巵氣如熏辭家觀國綜典

文清酒將炙柰樂何淸酒將炙柰樂何四十時體力克
壯志方剛跨州越郡還帝鄉出入承明擁大瑠清酒將
炙柰樂何清酒將炙柰樂何五十時荒杖節鎮邦家鼓
鍾嘈囋趙女歌羅衣綷粲金翠華言笑雅舞相經過淸
酒將炙柰樂何清酒將言柰樂何六十時年亦耆艾業
亦隆驂駕四牡入紫宮軒冕婀那翠雲中子孫昌盛家
道豐清酒將炙柰樂何清酒將炙柰樂何七十時精爽
頗損膂力怒清水明鏡不欲觀臨樂對酒轉無歡攬形
修髮獨長歎八十時明巳損聰去耳前言往行不復紀
辭官致祿歸桑梓安車駟馬入舊里樂事告終憂事始

九十時日告耽脖月告衰形體雖是志意非言多謬誤
心多悲子孫朝拜或問誰指景玩日慮心安危感念平
生淚涕交揮百歲時盈數已登肌肉單四支百節還相
患日若濁鏡口垂涎呼吸嚬蹙反側難茵褥滋味不復
安藝文類聚

梁武帝春歌曰階上香入懷庭中花照眼春心一如此
情來不自恨又夏歌曰江南進花水紅光復碧色同絲
有同藕異心無異節又秋歌曰繡帶合歡結錦衣連理
文懷情入夜月含笑出朝雲又團扇歌曰手中白團扇
淨如秋圓月清風任動生嬌香承意發又襄陽白銅鞮

歌曰龍馬紫金鞍翠毦白玉羈照曜雙闕下知是襄陽兒

貪吏而可爲而不可爲廉吏而可爲而不可爲貪吏而不可爲者當時有污名而可爲者子孫以家成廉吏而可爲者當時有清名而不可爲者子孫困窮被褐而負薪貪吏常苦富廉吏常苦貧獨不見楚相孫叔敖廉潔不受錢 優孟慷慨詞

北上太行山艱哉何巍巍羊腸坂詰屈車輪爲之摧樹木何蕭瑟北風聲正悲熊羆對我蹲虎豹夾路啼谿谷少人民雪落何霏霏延頸長嘆息遠行多所懷我心何

怫鬱思欲一東歸水深橋梁絕中路正徘徊迷惑失故
路薄春無宿棲行行日已遠人馬同時饑擔囊行取薪
斧冰持作糜悲彼東山詩悠悠使我哀 魏武苦寒行
天上何所有歷歷種白榆桂樹夾道生青龍對道隅鳳
凰鳴啾啾一母將九雛顧視世間人為樂甚獨殊好婦
出迎客顏色正敷愉伸腰再拜跪問客平安不請客北
堂上坐客氍毹清白各異樽酒上正華疏酌酒持與
客客言主人持却略再拜跪然後特一杯談笑未及竟
左顧敕中廚促令辦麤飯慎莫使稽留廢禮送客出盈
盈府中趨送客亦不遠足不過門樞取婦得如此齊姜

亦不如健婦持門户亦勝一丈夫（隴西行）

東臨碣石以觀滄海水何澹澹山島竦峙樹木叢生百草豐茂秋風蕭瑟洪波踴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漢燦爛若出其裏幸甚至哉歌以詠志（觀滄海一解）

孟冬十月北風徘徊天氣肅清繁霜霏霏鵾雞晨鳴鴻鴈南飛鷙鳥潛藏熊羆窟棲錢鎛停置農收積場逆旅正設以通賈商幸甚至哉歌以詠志（冬十月二解）

鄉土不同河朔隆寒流澌浮漂舟船行難錐不入地豐藾深奥水竭不流冰堅可蹈士隱者貧勇俠輕非心常歎怨戚戚多悲幸甚至哉歌以詠志（河朔寒三解）

神龜雖壽猶有竟時騰蛇乘霧

終爲土灰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盈縮之期不但在天養怡之福可得永年幸甚至哉歌以詠志 龜雖壽四解 ○ 魏武東門行

置酒宴友生高會臨踈櫺芳俎列嘉肴山罍滿春青廣樂充堂宇絲竹橫兩楹邯鄲有名倡承閒奏新聲八音何寥亮四座同歡情舉觴發湛露銜杯詠鹿鳴觴謡可相娛揚解意何榮顧歡來義士暢哉矯天誠朝日不夕盛川流常宵征生猶懸水溜死若波瀾停當年貴得意何能競虛名 宋孔欣置酒高堂上

垂柳覆金堤靡蕪葉復齊水溢芙蓉沼花飛桃李蹊採

桑秦氏女織錦竇家妻關山別蕩子風月守空閨恒斂千金笑長垂雙玉啼盤龍隨鏡隱彩鳳逐帷低飛魂同夜鵲倦寢憶晨雞暗牖懸蛛網空梁落燕泥前年過代北今歲往遼西一去無消息那能惜馬蹄薛道衡昔昔鹽

元太祖深沉大畧用兵如神故能滅國四十遂平西夏定西域太宗有寬弘之量信任賢臣量時度宜庶民樂業時稱治平約宋滅金國勢愈昌定宗以母后稱制加之連年大旱人不聊生憲宗雄毅寡言不好宴後慶立大功至世祖帝仁明英武故能混一區宇坐致太平求賢納練知人善任矣臣如許衡姚樞劉秉忠史天澤王鶚

李道復等謀讃廟堂武將如伯顏阿里海涯張弘範李恒董文炳等攻城掠地大闡嘉猷制禮作樂民物阜康夷狄之盛古未有也成宗垂拱而治善於守成武宗封爵太盛至元大德之政稍有變更仁宗聰明恭儉通達儒術愛養民力孜孜爲治一遵世祖成憲爲元盛德守文之主矣英宗用法無私果於誅戮奸黨畏罪遂爲所弑泰定以支庶入繼災異數見君臣之間未見其引咎責躬之實然能知祖宗之法以行天下無事號稱治平斯其足稱明宗迎立朔漠文宗攝位改元行幄暴崩文宗雖遜弑逆詔除廟主豈不宜哉寧宗幼冲月餘而斃

至于順帝性柔少斷姦臣伯顏哈麻相繼弄權朝政日紊至元三年廣州賊朱光卿自稱大金國自後群盜蜂起稱彌勒佛治世迭興迭滅至正十一年妖人劉福通徐壽輝等又以白蓮會燒香聚衆紅巾爲號天下大亂時韓林兒據中原陳友諒據湖廣方國珍據浙東張士誠據浙西胡玉珍據四川陳有定據福建何眞據廣東劉益據遼陽毛貴田豐據山東朝廷命將如擴廓帖木兒孛羅帖木兒李思齊張良弼等自爲讐敵連年攻擊帝復不悟迎西番僧行運氣之術教宮女作天魔之舞不恤政事荒於淫樂致群雄割據稱帝稱王垂二十年

曆數屬于 大明四海九州復歸一統於戲盛哉是歲戊申春正月我 太祖聖神文武欽明啓運俊德成功統天大孝高皇帝登寶位于南京建元洪武元年復中國之統國號曰 大明傳國祚於萬萬年矣黎古岡論

第一百六卷

紀麗部九

補遺三

十數　杞憂　五事

百八道君　不雨　殷人喜

殷國妖　靈王二臺　南子

銅鞮伯華　阮師刀　七札弓

夔赤熊　罷推車　鑿涇水

獻豕　當武安君　姬争后

未知税駕　弗與一布　嫪毐驕奢

蠡舟墨水　陛下已壯　大怒于齊

王甦更服　戒微行　曹褒正禮

張奐伏羌　萬世之秋　誠兄子

長久之計　中台之位　抵肉

督郵顏回　奇名字　曹植詩

報父讎　吾志足矣　不能爲郎

羊陸交讙　戲般　携箸歠嗽

祭梁鴻文　當求柱國　緑珠篇

東國西國　能淵善相　天子在門

着百戲衣　餅說　張僧繇

琴歇編蓬　菊水芳馨　情不能已

卜放　於陵先生　張循王兄

劉氏鴻書一百六

明　宣城劉仲達　纂輯

太史湯賓尹　刪正

紀麗部九

補遺三

十藪魯有大野今高平鉅野東北大澤也晉有大陸今鉅鹿北廣河澤也秦有陽陓今扶風汧縣西也宋有孟諸今梁國睢陽縣東北也楚有雲夢今南郡華容縣東南巴丘湖也吳越之間有具區今吳縣南太湖即震澤也齊有海隅海濱廣斥燕有昭余祁今太原鄔陵縣北澤是也鄭有圃田今滎陽中牟西圃田澤是也周有焦

護今扶風池陽縣瓠中是也爾雅

杞國有人憂天崩地墜身無所寄廢寢與食又有憂彼所憂往曉之曰天積氣耳其人曰天果積氣日月星宿不當墜耶對曰日月星宿亦積氣中之有光耀者只使墮亦不能中傷其人曰柰地壞何對曰地積塊耳充塞四虛何憂其壞其人大喜列子

爰用五事建用皇極 一曰貌貌之不恭是謂不肅厥咎狂厥罰常雨厥極惡時則有龜孽時則有雞禍次二曰言言之不從是謂不乂厥咎僭厥罰常陽厥極憂時則有詩妖時則有介蟲之孽時則有大禍三曰視視之不

明是謂不哲厥咎豫厥罰常燠厥極疾時則有草妖則有果蟲之孽次四曰聽之聽不聰是謂不謀厥咎急厥罰常寒厥極貧時則有鼓妖時則有豕禍火五曰思思之不睿是謂不聖厥咎霧厥罰常風厥咎凶短折時則有脂夜之妖時則有華孽時則有牛禍王之不極是謂不建厥咎霧厥罰常陰厥極弱時則有射妖時則有龍蛇之孽時則有馬禍時則有日月亂行星辰逆行尚書大傳

玉皇諸籙有百八道君羣仙隨業以補其職三善道者聖眞仙也上品曰聖中品曰眞下品曰仙三清之間各

有正位聖登玉清眞登上清仙登太清玉清有太省宮殿皇帝王公卿大夫吏民率以聖呼之如聖皇聖帝之類是也男女貴賤各有次第上清有玄都玉京七寶紫微率以眞呼之太清有太極宮殿率以仙呼之其上清太清品位列男女次第之統數與玉清同大眞科

春夏兩日而不雨甲乙命爲青龍又爲火龍東方小童舞之丙丁不雨命爲赤龍南方壯者舞之戊巳不雨命爲黃龍壯者舞之庚辛不雨命爲白龍又爲火龍西方老人舞之壬癸不雨命爲黑龍北方老人舞之如此不雨潛處闔南門置水其外開北門取人骨埋之如此不

雨命巫祝而暴之暴之不雨神山積薪擊鼓而焚之

農求雨書

武王入殷商都置旌於商容之廬命召公釋箕子之囚賜貝千朋命原公釋百姓之囚歸琁臺之珠玉命南宮适散鹿臺之財發巨橋之粟以賑貧民命南宮伯達史逸遷九鼎於洛邑命閎夭封比干之墓命宗祀饗祀於軍微子膠鬲皆委質為臣殷人咸喜曰王之於人也死猶封其墓況其生者乎王之於賢仁也亡者猶表其廬況其存者乎王之於財也聚者猶散之況其復藉者乎王之於色也在者猶歸其父母況復徵之乎

帝王世紀

武王伐殷得二丈夫而問之曰殷國之將亡亦有妖或乎其一人對曰有殷國嘗有兩石大者如甕小者如箕嘗六月而雪深尺餘其一人對曰是非殷國之大妖也殷國之大妖四十七章殷君喜殺人喜以人餧虎喜割人心喜殺孕婦喜殺人之父孤人之子喜刑僇喜以信爲欺欺者爲忠忠諫者不實以君子爲下小人爲上以便佞爲相政苛令暴萬民愁苦好田獵畢弋走狗餙爲喜修池臺宮七十有三所大宫百里喜爲酒池糟丘而牛飲者三千人喜聽讒用譽無功者賞無尺丈無錙銖無秤衡無功賞無罪誅此殷國之妖也 六韜

周靈王宮中二十三年起昆昭之臺二名宣昭之臺聚天下異木神工得崐谷隱生之樹臺周足矣其木有龍虵百獸之形篩水精為泥高百丈升之以望雲色時有弘能招致神異王登臺忽見二人乘空而至乘遊飛之輦駕以青螭其衣皆縫緝毛羽王卽迎之上席時天下大旱地裂木然一人先唱能為霜雪引氣一噴則雲起雪飛坐者皆口禁井池水堅可瑑久設狐腋素裘紫熊大褥是西域所獻施於臺上又一人以指彈席上而暄風入室裘褥皆棄臺下 拾遺記

孔子返衛衛夫人南子使人謂之曰四方君子來者必

見寡小君孔子不得已見之夫人在錦帷中孔子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環珮之聲璆然 典略

孔子喟然歎曰向使銅鞮伯華無死天下其定矣子路曰願聞其爲人子曰其幼也敏而好學其壯也有勇而不出其老也有道而能下人有此三者以定天下何難乎子路曰幼而好學壯而有勇則其可也若夫有道誰下哉子曰由汝不知也吾聞以衆攻寡無不克也以貴下賤無不得也昔者周公居冢宰之尊制天下之政猶下白屋之士日見百七十人斯豈以無道也欲得士之用也惡有道而無天下君子者乎 家語

古有阮師之刀天下之所寳貴也初阮之作刀受法於金精之靈七月庚辛見金神於冶盬之門其人光色煒爗向而再拜神執其手曰子可教也既致之開宴設饌而問焉金神教以水火之齊五精之鍊用陰陽之候取剛軟之和三年作刀千七百七十口其刀平背夾刀方口洪首截輕微絶絲髮之系斫堅剛無變動之異 物理論

晉平公使工爲弓三年乃成射不穿一扎公怒將殺工其妻見公曰妾之夫造此弓亦勞矣幹生泰山之阿一日三覩陰三覩陽傅以燕牛之角纒以荆麋之筋糊以

河魚之膠此四者天下之選也而不穿一札是君不能射也妾聞射之道左手如拒石右手如附支右手發箭左手不知公以其儀而穿七札弓工立得出賜金三鎰　列女傳

晉平公夢見赤熊闚屏惡之而有病使問子產子產曰昔共工之卿曰浮遊既敗於顓頊自沒沉淮之淵其色赤其言善笑其行善顧其狀如熊常爲天王祟見之堂用正天下者死見堂下則邦人駭見門則臣憂見庭則無傷窺君之屏病而無傷祭顓頊共工則瘳公如其言而疾間　瑣語

趙簡子上羊腸阪羣臣皆偏袒推車而虎會獨擔戟行歌簡子曰寡人上阪羣臣推車會獨行歌不推車是會爲臣而侮其主其罪何若對曰臣侮主之罪當死死者身死妻子爲戮也君雖聞爲臣侮主之罪君亦聞爲人君而侮其臣者乎簡子曰何若對曰智者不爲謀辨者不爲使勇者不爲鬬夫智者不爲謀則社稷危辨者不爲使則指事不通勇者不爲鬬則邊境侵三者不使則君難保簡子乃罷推車 新序

韓聞秦之好興事欲罷之無令東伐乃使水工鄭國間說秦令鑿涇水自中山西抵瓠口爲渠並北山東注渭

三百里欲以漑田中作而覺欲殺鄭國鄭國曰始臣爲間然渠成亦秦之利也卒使就渠渠就而用注四萬餘頃收皆畝一鍾於是關中爲沃野秦以富强因命曰鄭國渠 史記

朔人獻燕昭王以大豕曰養奚若使曰豕也非大圂不居非人便不珍今年百二十矣人謂豕仙王乃命豕宰養六十五年大如沙墳足如不勝其體王異之令衡官橋而量之折十橋豕不量又命水官舟而量其重千鈞其巨無用燕相謂王曰奚不鬻之王乃命水夫膳之夕見夢於燕相曰造化勞我以豕形食我以人穢吾患其

生久矣仗君之靈得化吾生始得爲魯津之伯燕相游

平魯津有赤龜奉臂而獻一二夜光珠 符子

趙孝成王曰誰能當武安君平原君曰澠池之會臣泰武安君小頭而銳瞳子黑白分明視瞻不轉小頭而銳斷敢行也目黑白分見事明也視瞻不轉執志強也可與持久難與爭鋒廉頗足以當之 嚴尤三將敘

中山陰姬與江姬爭爲后司馬喜請見陰姬公爲晝計公稽首曰誠如君言喜卽奉書詣中山王曰臣聞趙強卽中山弱臣能弱趙而強中山中山王悅而見之喜曰臣願乞之趙觀其地形險阻人民貧富君臣賢不肖商

權為資未可豫陳也乃見趙王曰臣聞趙天下善為音容佳麗之所出也今來至境入都邑人民謠俗容貌后色殊無佳麗好美者以臣所見多以周流無所不至未嘗見人如中山陰姬者不知者將以為神其容貌顏色過絕人矣乃其眉准頰權衡犀角偃月彼乃帝王之后非諸侯之姬趙王大悅曰吾願請之何如對曰非臣所敢議願王無泄喜歸報中山君曰趙王非賢王也不好道德而好聲色不好仁義而好勇力聞其乃欲請陰姬中山君作色不悅喜曰趙強國也請之必矣王不與之即社稷危與之即為諸侯笑王立為后以絕趙王請可

也遂立爲后趙王亦無請也戰國策

李斯長男由爲三川守諸男皆尚秦公主女悉嫁秦諸公子李由告歸咸陽李斯置酒於家百官長令皆斯前爲壽門庭車騎以千數李斯慨然而嘆曰嗟乎吾聞之荀卿曰物禁太盛斯乃上蔡布衣閭巷之黔首上不知其駑困遂擢至此當今人臣之位無居臣上者可謂富貴極矣物極則衰吾未知所税駕者也太平御覽

蘇秦困不得志如趙逢其隣子易水上從貸布一疋約償千金鄰子弗與一布爲千金之償利極厚矣而鄰子不與彼知千金非秦所有而不知秦能有之於異時也

衛青少時有一鉗徒相青官至封侯青笑曰人奴之生得無笞罵即足安得封侯事乎方貧賤時豈惟人不已信已亦不能自信矣餘冬序錄

秦始皇太后不謹幸郎嫪毐封爲長信侯爲生兩子毐專國事浸益驕奢與侍中左右貴臣棋博飲酒爭言而闘瞋目大呼曰吾乃皇帝之假父也窶人子何敢與我亢所與闘者走白始皇始皇大怒毐因作亂戰咸陽宮始皇取毐四支車裂之取其兩弟囊撲殺之取皇太后遷之咸陽宮下令曰敢以太后事諫者戮而殺之闕下諫而死者二十七人茅焦乃上謁諫始皇遂以千乘萬

騎自迎太后歸咸陽太后喜大置酒待茅焦及飲太后曰抗枉令直使敗更成安秦社稷使妾母子復得相會茅君之力也太平御覽

秦始皇好神仙之事求天下異術有宛渠之民乘螽舟泛黑水而至於雍部始皇與之語及天初開之時如親見始皇問曰聞子明於見遠願聞其術對曰臣之國去咸池日沒之所九萬里焉日月之所不照以萬歲爲夜其晝則天豁然中開潤數百丈萬歲還合則爲一日也及其爲夜燃石以代日光此石出於燃山其土石皆自光明鑽斬皆火出大如粟則暉曜一室昔炎帝時火

石國人獻此石也王子年拾遺記

武帝時有所幸倡郭舍人者發言陳辭雖不合道然令人主和悅武帝少時東武侯母常養帝帝壯時號曰大乳母率一月再朝朝奏入有詔使幸臣馬遊卿以帛五十疋賜乳母有詔得令乳母乘車行馳道中當此之時公卿大臣皆敬重乳母乳母家子孫奴從者橫暴長安中當道製頓人車馬奪人衣服聞於中不忍致之法有司請徙乳母家室處之於邊奏可乳母當入至前面見私乳母先郭舍人為下泣舍人曰卽入見辭去勿疾步數還顧乳母如其言謝去郭舍人卽言罵之曰咄老女子

何不疾行陛下已壯矣寧向須汝乳而活耶於是武帝憐之乃下詔止無徙乳母 史記

北海周澤字穉都爲太常恒齋有疾其妻憐其年老被病闚內問之澤大怒以爲干齋掾吏叩頭爭之不聽遂收送詔獄幷自劾謝論者譏其激發不實又諺曰居世不諧爲太常妻一歲三百六十日三百五十九日齋一日不齋醉如泥既作事復低迷 漢官儀

河間王政傲狠不奉法帝以侍御史沈景有彊能擢爲河間相景到國謁王王不正服箕踞殿上侍郎贊拜景峙不爲禮問王所在虎賁曰是非王耶景曰王不服常

人何別令相謁王豈謁無禮者邪王慙而更服具然後拜出請王傅責之曰前發京師陛見受詔以王不恭使相檢督諸君空受爵祿曾無訓導之義因捕諸姦人奏案其罪出寃獄百餘人政遂改節悔過自修涉世雄談

上嘗至柏谷夜投亭長亭長不內乃宿於逆旅逆旅翁謂上曰汝長大多力當勤種稼穡何忽帶劒羣聚夜行動衆此不欲爲盜則淫耳上默然不應有頃還內上使人覘之見翁方要少年十餘皆持弓矢刀劒欲圖上嫗曰吾觀此丈夫非常人也不如因禮之出謂上曰此翁好飲酒狂悖今日且令公子安眠無他因殺雞作食平

時上去是日還宮乃名逆旅夫夫妻見之賜嫗金十斤其夫爲羽林郎自是懲戒希復微行 漢武故事

詔名玄武司馬班固刪定禮制之儀固曰京師諸儒多能說禮宜廣招集共議失得帝曰作舍道傍三年不成會禮之家名爲聚訟互生疑異筆不得下昔者堯作大章一夔足矣章和元年乃名曹褒詣嘉德門持班固所上叔孫通漢儀十二篇勑褒曰此制散略多不合經令宜依制條使可施行褒於南宮東觀考正舊禮上自天子至於庶人冠婚吉凶終始制度以爲一百五十篇 范曄後漢書

南匈奴左薁鞬臺耆等反東羌復舉種應之安定屬國都尉張奐初到職壁中唯有二百許人聞之即勒兵出軍吏叩頭爭止之不聽遂進屯長城收兵遣將王衛招誘東羌因據龜茲縣使匈奴不得交通東羌諸豪遂相率與奐共擊薁鞬等破降之羌豪遺奐馬二十匹金鐻八枚奐以酒酹地曰使馬如羊不以入廄使金如粟不以入懷悉以還之前此八都尉率好財貨爲羌所患苦及奐正身潔己無不悅服威化大行 洪世雄談

齊武王縯字伯升光武之長兄也性剛毅慷慨有大節自王莽篡漢常憤憤懷復社稷之慮不事家人居業傾

身破產交結天下雄俊莽末盜賊羣起南方尤甚續召諸豪傑計議曰王莽篡虐百姓分崩今枯旱連年兵革並起此亦天亡之時復高祖之業定萬世之秋也衆皆然之後漢四王傳

漢馬援誡兄子曰吾欲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而口不可得言也好論議人長短妄是非正法此吾所大惡也寧死不願聞子孫有此行也汝曹知吾惡之甚矣所以復言者施衿結褵申父母之誡欲使汝曹不忘之耳龍伯高敦厚周慎口無擇言謙約節儉公正有威吾愛之重之願汝曹效之杜季良豪俠好義

憂人之憂樂人之樂清濁無所失父喪致客數郡畢至吾愛之重之不願汝曹效之也效伯高不得猶爲謹勑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鶩者也效季良不得陷爲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者也漢書

光武問趙憙以長久之計憙請遣諸王就國上遂遣魯王興齊王石就國初馬援兄子壻王磐平阿侯仁之子也王莽敗磐擁富貲爲游俠有名江淮間游京師與諸貴戚友善援謂姊子曹訓曰王氏廢姓也子弟當屏居自守而反游京師長者用氣自行多所陵折其敗必也後歲餘磐坐事死磐子肅復出入王侯邸第時禁網尚

疎諸王皆在京師競修名譽招游士馬援謂司馬呂种日建武之元名爲天下重開自今以往海內日當安耳但憂國家諸子並壯而舊防未立若多通賓客則大獄起矣卿曹戒慎之至是有上書告肅等受誅之家爲諸王賓客慮因事生亂會更始子壽光侯鯉得幸於沛王怨劉盆子結客殺故式侯恭帝怒沛王坐繫詔獄三日乃得出因詔郡縣收捕諸王賓客更相牽引死者千數呂种以與其禍臨命歎曰馬將軍神人也 後漢書

蔡茂字子禮建武二十年代戴涉爲司徒在職清儉匪懈茂初在廣漢夢在大殿之極上有三穗禾茂跳取之

得其中穗輒復失之主簿郭賀離席慶曰大殿者官府之形象也極而有禾人臣之上祿也取其中穗中台之位於字禾失爲秩雖曰失之乃以得祿秩也衮職有闕君其補之旬月而茂徵焉辟賀爲掾 范曄後漢書

李充延平年中詔公卿中二千石各舉隱士大儒務取高行以勸後進將徵充爲博士侍中大將軍鄧騭貴戚傾將無所下借以亮高節毋畀敬之嘗置酒請賓客滿堂酒酣騭跪曰幸託椒房得列上將幕府初開欲辟天下奇偉以匡不逮惟諸君博求其器充乃爲陳海內隱居懷道之士頗存不合騭欲絕其論以肉噉之充抵肉

於地曰說士猶甘於肉遂出徑去鷹甚望之 後漢書

宋穆之年二十爲郡督郵迎新太守到界上太守見穆之問曰君年少爲督郵將因族世自有令德穆之曰郡中瞻仰明公以爲孔子非顏淵不敢使迎太守大奇其才問曰貞婦孝子隱闇未彰言於府穆之曰方今聖化大行文武未墜於地家有貞婦戶有孝子比屋連棟不可勝記太守歎曰吾非仲尼督郵所謂顏囘者也 張璠漢記

吳主孫休創八字名其子䨻灣 𡿩迄 霣觥 羾何音礥 王音賢 壾莽 昷舉 𡕰褒 𤾅擁 武后命宗秦客改十二字行之制以

嬰爲名取日月當空之義南漢劉巖亦制龑字儼爲名
取飛龍在天之義其妄如此魏江式言世易風移文字
改變篆形錯繆隸體失真談辨之士加以意說炫惑於
時乃以追來爲歸巧言爲辨小兒爲䨱神蟲爲蠶如斯
甚衆顏氏家訓云北朝喪亂之餘書迹鄙陋加以專輒
造字乃以百念爲憂言反爲變不用爲罷更生爲甦先
人爲老如此非一徧滿經傳二公之言其致慨於同文
之盛乎唐君臣正論武后改易新字如以山水土爲地
十千萬萬爲年永主久王爲證長正主爲聖一忠爲臣
一生爲人一人大吉爲君然嘗考之但有埊𠀑𢘑𤯔四

字合諺作𩔡君作𠁅與亚論所言不同宋人記其時有上俗書者𠑹為矮𡗗為齋閨為穩夯亦為穩仦音嬝小兒也奀音勒人瘦弱也歪音終人亡絕也𠀚音臘人不能舉足也𡘯音大大女及姊也𡶛音磡山石之巖窖也門音𨵩門橫關也氽音酋言人在水上也氼音魅言沒人水下也閃和馘切言隱身忽出驚人之聲也乜音胡言多髭也丼東敢切以石擊水之音也如此者不一而足字義雖甚淺鄙而偏傍亦有依附今雲南夷俗諜訟彼欲誣陷人動曰𡭊 濯 頼之事𡭊字惟見雲南耳 餘冬

昇菴

魏陳王曹植詩曰有美一人被服纖羅妖姿艷麗蓊若春花紅顏韡曄雲髻峩峩彈琴撫節爲我絃歌清濁齊均既亮且和取樂今日遑恤其他又雜詩曰南國有佳人容華若桃李朝遊江海岸夕宿瀟湘沚時俗薄朱顏誰爲發皓齒俛仰歲時暮榮曜寧久恃又美女篇曰美女妖且閑採桑岐路間攘袖見素手皓腕約金環頭上金爵釵腰佩翠琅玕明珠交玉體珊瑚間木難羅衣何飄颻輕裾隨風還顧眄遺光彩長笑氣若蘭行徒用息駕休者以忘餐借問女何居乃在城南端青樓臨大路高門結重關容華耀朝日誰不希令顏藝文類聚

尹牙字猛德太守南陽滿寵下車牙以德進幹任喉舌寵雖當國厚祿而懷愧戚見於顏色牙常用怪焉曰伏見明府四節悲歎有慘瘁之思何也寵謂牙曰父爲毛周張所害重仇未報並與戴天非孝子雖官尊祿重而恥未報是以長愧而無恥也聞孝馬牙與校園交通遂充騶馬之戰乃先辭張近侍以夜解縱諸馬令之亂駭知張必將今起伏側階下張果出問其故牙因手刃張首而逐 廣州先賢傳

先主遣少府徐詳至魏魏太祖謂詳曰孤比者若越橫江之津與孫將軍遊姑蘇之臺獵長洲之苑吾志足矣

詳對曰大王欲奉至尊以合諸侯若越橫江而遊姑蘇是踵亡秦而蹈夫差恐天下事去矣太祖曰徐生得無逆詐乎 吳志

丁邯字叔春正直不撓舉孝廉爲郎以令史次補也世祖改用孝廉選邯補爲郎邯稱疾不就詔問實病羞爲郎乎對曰臣實不病以孝廉爲令史職爾世祖怒使虎賁杖之數千詔問欲爲郎否邯曰能殺臣者陛下也不能爲郎者臣也詔出不爲郎 三輔決錄

羊祜爲征南大將軍督荊州諸軍事祜以孟獻營武牢而鄭人懼晏嬰城東陽而萊子服乃遶據險要開建五

城取膏腴之地奪吳人之資石城以西盡爲晉有自是前後降者不絕乃增修德信以懷柔初附慨然有吞吳之心每與吳人交兵尅日方戰不爲掩襲之計將帥有欲進譎詐之策者輒飲以醇酒使不得言人有掠吳二兒爲俘者祜遣送還其家後吳將夏祥邵顗等來降二兒之父亦率其屬與俱吳將陳尚潘景來寇祜追斬之美其死節而厚加殯斂景尚子弟迎喪祜以禮遣還吳將鄧香掠夏口祜募生縛香既至宥之香感其恩率部曲而降祜出軍行吳境刈穀爲糧皆計所侵送絹償之每會衆江沔遊獵常止晉境若禽獸先爲吳人所傷而

爲晉兵所得者皆封還之於是吳人翕然悅服稱爲羊公不之名也祜與陸抗相對使命交通抗稱祜之德量雖樂毅諸葛孔明不能過也抗嘗病祜饋之藥抗服之無疑心士多諫抗抗曰羊祜豈酖人者時談以爲華元子反復見於今抗每告其戍曰彼專爲德我專爲暴是不戰而自服也各保分界而已無求細利孫皓聞二境交和以詰抗抗曰一邑一鄉不可以無信義况大國乎臣不如此正是彰其德於祜無傷也晉史

夏統字仲御會稽人嘗學戲船其母疾市藥於洛陽賈充問而訪之曰卿居海作何戲也御曰能戲船耳充因

命焉仲御即登舟鼓枻為䱐鯆之歌學䱐鯆之狀俄雲霧杳冥白魚躍入其舟充甚異之因就與語仲御不對充整服謝之仲御引車而去弗之見也充乃歎曰可謂休人心石哉初仲御在鄉人也或說之使任仲御勃然作色謂之曰我安能遂俗低眉下意乎聞君之言不覺韓毛競豎白汗四匝顏如渥丹心如火炙舌不往齒口不能將兩耳閉塞雙眸俱瞋也遂竟不往 王隱晉書

崔瞻在御史臺恒於宅中送食備盡珍羞別室獨飡處之自若有一河東人士姓裴亦為御史伺瞻便往造焉瞻不與交言又不命匕筯裴坐觀瞻食罷而退明日裴

自攜七筋恣情飲噉瞻方謂裴云我初不喚君食亦不共君語君遂張不拘小節昔劉毅在京口冐請鵝炙豈亦異於是乎君定名士於是每與同食 北齊書

晉隆安四年陳郡周頴文以蘊藻行潦祠於梁先生之墓夫子邁志貞頴塵垢離俗骨秀風霜性淳寡欲娶待偕隱之儷文絕陪臣之錄遂負策周魯之郊逆旅吳會之阿可謂高奇絕倫孤生莫和者也後學撫櫝得人在文忽以知命而展其墳芒芒積草有馥餘芬昔先生過延陵而想季經海隅而感連苟践迹而趣合亦斷金於當年 周頴文祭梁鴻文

李敏美姿容善騎射開皇初周宣后樂平公主有女娥英妙擇婚對勅貴公子弟集弘聖宮者日以百數公主選取敏禮儀如帝女後將侍宴公主謂敏曰我以天下與至尊唯一女夫當爲汝求柱國若授餘官愼無謝及進見上親御琵琶敏舞大悅爲公主曰敏何官對曰一白丁耳上謂敏可授儀同敏不答上曰不滿爾意邪今授開府又不謝上曰公主有大功於我敏乃拜蹈舞遂於坐發詔授敏柱國 北史

石家金谷重新聲明珠十斛買娉婷此日可憐只自許此時可愛得人情君家閨閣不曾難恒持歌舞借人看

意氣雄豪非分理驕矜勢力橫相干辭君去終不忍徒勞掩面傷鉛粉百年離別在高樓一代紅顏爲君盡喬知之綠珠篇

梁琛使秦琛從兄奕先在秦爲尚書郎會罷秦主欲令琛止奕舍琛語有司曰昔諸葛亮兄弟各處三國及其聘集公朝相見退無私面君子之志余敢忘乎竟不止奕數就邸舍因問東國起居琛曰今二方鼎據兄弟並蒙附寵論心各有所在今欲以東國事語君恐非西國之所欲聞何以見問燕書

有龍淵者桓靈時善相人也於聽聲音尤妙二千石相

者龍淵下床贄之令長起侍贄之自六百石以下皆坐

而言之先相張濟嘗以財得三公濟常依淵以觀視有

相者輒往求之會解犢侯往相至門問當有至相何憂

貧乎侯去淵謂濟曰可厚事之濟遂往盡爲償債別數

百萬修居業桓帝崩無嗣解犢侯入爲太子而濟遂至

司空 始學篇注

宋高祖微時嘗遊會不過孔靜宅靜正晝臥有神人衣

服非常謂之曰起天子在門既而失之靜遽出適與帝

遇延入結交贈遺臨別執帝手曰卿後必當大貴願以

嗣身爲託帝許之及定京邑靜自山陰令擢爲會稽内

史 述異記

樂浪王萬壽孫忠明帝時位太常少卿孝武帝洗冊天泉池命宗室諸王陪宴忠愚而無智性好衣服着紅羅襦綉作領碧紬袴錦爲緣帝謂曰朝廷衣冠應有常式何爲着百戲衣忠曰自少來所愛情存綺羅歌衣儛服是臣所願帝曰人之無良乃至此乎 後魏書

宋公至長安得姚泓時故太官承程季者了了人也公曰今日之食何者最先季曰仲秋御景離蟬欲靜變變曉風凄凄夜冷臣當此時唯能說餅公曰善季乃稱曰安定噎鳩之麥雒陽董德之磨河東長若之葱隴西舐

背之犢抱罕赤趾之羊張掖北門之豉然以銀屑煎以銀銚洞庭負霜之橘仇池車帯之椒調以濟北之鹽剉以新豐之雞細如華山玉屑白如梁甫銀泥既聞香而口悶忽見色而心迷公曰善 梁吳均餅說

梁武帝時張僧繇吳人也天監中爲武陵王國侍郎直秘書閣知畫事武帝崇釋佛寺多僧繇畫之時諸王在外武帝思之遣僧繇乘傳寫貌對之如面江陵天皇寺明帝置也内有柏堂僧繇畫盧舍那佛及仲尼十哲帝怪問釋内如何畫孔聖僧繇曰後當賴此耳及後代滅佛法焚天下寺塔獨以殿有宣尼像乃不令毀拆又金

陵安樂寺畫四龍不點眼睛即恐飛去人以爲妄誕固請點之須臾雷電破壁兩龍騰乘雲上天二龍未點眼睛者見在又畫天竺二胡僧侯景亂散析爲一僧爲唐右常侍陸堅所寶堅疾篤夢一胡僧告云我有同友離析多時今在洛陽李家若求合得之當以法功助君堅以錢帛果於其處購得之其疾乃愈歷代名畫記

宋世祖與羣臣至寵姬殷貴妃墓謂劉德願曰卿等哭貴妃若悲者當加厚賞德願應聲便號慟涕泗交橫上甚悅以爲豫州刺史上又令醫術人羊志哭貴妃志亦嗚咽甚哀他日有問志者卿那得此副急淚志答曰我

爾日自哭亾妾耳沈約宋書

隋大業中有波斯胡人牧駞於俱紛摩他那之山忽有師子從地踊出人語謂之曰此山西今有三穴穴中有兵器汝可取之穴中有刀及槊刀甚多石上有文教反叛於是糾合亡命渡桓暢水刼商旅其衆漸盛遂割據波西境自立爲王波斯沸菻各遣兵討之及爲所敗其王姓大倉名嗽密模臝白云有國已三十四年歷三王矣太平御覽

太業中煬帝徵天下驍果之士以伐遼左沈光預焉同類數萬人皆出其下光將詣行在所賔客送至灞上者

百餘騎光酹酒而誓曰是行也若不能建功立名當死於高麗不復與諸君相見矣及從帝攻遼東以衝梯擊城竿長十五丈光昇其端臨城與賊戰短兵接殺數人賊競擊之而墜未及於地適遇竿上有垂組光接而復上帝望見壯異之馳召與語大悅即日拜朝請大夫賜寶刀良馬恒致左右親顧漸密 隋書

煬帝開河成取吳越民間女年十五六者五百人謂之殿脚女至於龍舟每綵纜一條女十人牽之間以羊十口時盛暑翰林學士虞世基獻計請用垂柳栽於汴梁兩堤上一則樹根四校鞠護河堤二則牽舟之女獲其

陰三則亭舟之羊食其葉上大喜詔民間有柳一株賞一縑百姓競獻之帝自種一株羣臣次第種方及百姓民謠曰天子先栽然後百姓栽栽畢帝御筆賜垂柳姓楊曰楊柳也開河記

唐吳道玄窮丹青之妙大約宗師張僧繇玄宗天寶中忽思蜀中嘉陵江水遂假吳生驛遞令往圖之及迴帝問其狀奏曰臣無粉本並記在身心上遣於大同殿圖嘉陵江三百里山水一日而畢時有李將軍山水擅名亦畫大同殿數月方畢玄宗云李思順數月之功吳道玄一日之跡皆極其妙又畫殿內五龍鱗甲飛動每欲

大雨即生烟霧吳生常持金剛經當天寶中有庭光與之水名濳畫吳生眞雜講席衆人之中吳生觀之一見便驚語庭光云老夫貌醜何用圖之唐書斷太平御覽

神龍三年吏部尚書蘇瓌案問鄭普思其妻有寵於帝庶人特勑命對御辨析上屢抑瓌而理普思侍御史范獻忠歷階曰臣請先罪蘇瓌上問其故曰蘇瓌國之大臣荷榮貴久矣不能斬逆賊而後聞奏令使眩惑天聽搖動刑柄而普思反狀昭露陛下曲爲申理此則王者不死今聖躬萬福豈有剩天子耶臣請先死終不能事普思上意乃解獄遂定唐書

唐太宗每當大陣望賊中驍將銳士炫耀人馬出入來去者意頗怒之輒命秦叔寶往取焉叔寶應命躍馬負鎗而進必刺之萬衆之中人馬俱倒太宗因以是重之叔寶亦以此頗自矜尚貞觀以後恒多病病每謂人曰吾少長戎馬所經二百餘陣屢中重瘡計吾前後出血亦數斛矣何能不病乎及卒太宗甚傷惜久之贈徐州都督陪葬於昭陵令所司於其塋內立石人馬以旌戰之功焉 唐書

貞觀初僅有牧牝三千匹從赤岸澤徙之隴右十五年始令太僕卿張萬歲勾當羣牧至麟德四十年間馬至

七十萬六千匹置八使領六監初置四十八監跨蘭渭秦原四州之地猶為隘狹更析八監布於河曲其時天下以一縑易一馬儀鳳三年少卿李思文檢校隴右諸牧監方稱使爾後或戎狄外侵或牧圉乖散洎乎垂拱漸耗大半開元初牧馬二十四萬匹十三年加至四十五萬匹初有牛三萬五千頭是年有五萬頭初有羊十一萬二千口是年有二十萬六口盛於垂拱 唐紀

大曆初有才人張紅紅者本與父唱歌丐於衢路因過將軍韋青所居青於街窗中聞其歌喉嘹亮仍有美色即納為姬其父亦舍於後戶優給之乃自得其藝韋

絶倫當有樂工自撰一曲卽古曲長命西河女也加減其節奏頗有新聲未進聞先印可於青青潛令紅於屏風後聽之紅乃以小豆數合以記其節拍樂工歌罷青因入問紅何如紅曰巳唱得矣青出給云某有女弟子久曾唱非新曲也卽令隔屏唱之一聲不失樂工大驚異遂請相見歎伏不巳乘云此曲先有一聲不穩今巳正矣尋達上聽翌日召入宜春院寵澤隆異宮中號爲記曲娘子尋爲才人一日内使奏韋青卒上告紅紅乃於上前嗚呼奏云妾本風塵丐者一旦老父死有所歸致身入内皆自韋青妾不忍忘其恩一慟而絶上嘉歎

之久之卽贈昭儀帛青者本士人也嘗自爲詩云三代掌綸誥一身能唱歌青官至金吾將軍樂府雜錄

波利質多羅香拘鞞陀羅樹香曼陀羅花香曼殊沙華香須曼那華香闍提華香末利花香薝蔔花香波羅花香青蓮花香白蓮花香赤蓮花香旃檀香沉水香多摩羅跋香多伽羅香象香馬香男香女香事物紺珠

後唐時龍輝殿內安假山水一鋪沉香爲山阜薔薇水蘇合油爲江池苓藿丁香爲林樹薰陸爲城郭黃碧檀爲屋宇白檀爲人物方圓一丈三尺城門揭一小牌曰靈芳國

德宗皇帝以朱泚之難幸梁洋中書舍人齊映從駕至北以見旌旗敝野上心駭謂泚之追兵疾路至此見梁師嚴震具軍容拜馬前敘君臣離亂流涕久之上喜令震登馬與朕作主人映曰嚴震與至尊導馬御勝自有所司頃之上次洋州行宮召映責以儒生不達兵機烟塵時務姑息主帥映奏曰山南士庶只知有嚴震不知有陛下且今天威親臨令巴蜀士民知天子之尊亦足以盡嚴震爲臣子之節上歎之良久晨閤特拜謝映時議多之即此川也 唐史

賈直言父道冲德宗朝漏洩禁中事帝怒賜鴆酒直言

白中使請自執器以飲父因自飲之立死酒自左足洞出復生使具奏流其父并直言於南海遇赦還以勁直聞爲鄆帥以縻郡職劉悟殄東平之强直言之謀也朝廷以功就徵拜諫議大夫悟上表乞留委以戎事太和初授絳郡太守每話所經之事自云始飲鴆志在必死卒然覺痛治五内至支節其痛愈於鑽灼摩頂放踵不可名狀天陰則又甚焉胗其胜及足脛色皆如墨有傷攻出六瀵液紫瘀臭敗逆搶人鼻逺數十步外唯食啖無減始知何遜之好不誣矣自絳除壽春竟終天年七十有六 續定命錄

李林甫子壻鄭平爲戶部員外嘗與林甫同處一日林甫就院省其女遇平方櫛髮見林甫坐處甘露羹取而食之曰縱當華皓必轉髮黑明日果有中使至賜林甫食中有甘露羹遂以與平平食訖一旦髮毛如黳嶺表異錄曰交趾之人重不祿羹羹以羊鹿雞猪肉和骨同一釜煑之令極肥濃漉去肉進之葱姜調以五味貯以盆器置之盤中羹中有嘴銀杓可受一升即揖讓多自主人先舉即滿斟一杓內嘴入鼻仰首徐傾之飲盡傳杓如酒巡行之喫羹了然後續以諸饌謂之不錄會交趾人或經營事務彌縫推要但儞此會無不諧者明皇雜錄

荀崧小女灌幼而奇節崧為襄城太守為杜曾所圍力弱食盡欲投於故吏平南將軍石覽計無所出灌年十三乃率勇士數十人踰城突圍夜出賊追甚急灌督厲將士且戰且前得入楊山獲免向覽乞師又為崧書與南中郎將周訪仍結弟兄訪即遣子撫率三千人會石覽俱救崧賊聞兵至散走灌之力也 華陽國志

東魏高歡將兵二十萬趣蒲津使高敖曹將兵三萬出河南時關中饑魏宇文泰所將不滿萬人屯恒農五十餘日聞歡將濟河乃引兵入關敖曹遂圍恒農長史薛琡言於歡曰西人連年饑饉故冒死入陝州欲取倉粟

今敖曹已圍陜城粟不得出但置兵諸道勿與野戰及於秋其民自應餓死寶炬黒獺何憂不降願勿渡河侯景曰今茲舉兵形勢極大萬一不捷猝難收斂不如分爲二軍相繼而進前軍若勝後軍全力前軍若敗後軍承之歡不從自蒲津濟河至馮翊謂魏刺史王羆曰何不降羆太呼曰此城是王羆冢欲死者來歡知不可攻乃涉洛軍於許原西泰至渭南徵諸州兵皆未會欲進擊歡諸將以衆寡不敵請待歡更西以觀其勢泰曰歡若至長安人情大擾今及其新至可擊也即造浮橋於渭令軍士齎三日糧輕騎渡渭十月至沙苑距東魏軍

六十里諸將皆懼宇文深獨賀曰歡鎮撫河北甚得衆心以此自守未易可圖今懸師渡河非衆所欲獨歡耻失竇泰愎諫而來所謂忿兵可一戰擒也願假深一節發王羆之兵邀其走路使無遺類泰遣順昌公達奚武覘歡軍武從三騎皆效歡將士服至暮去營數百步下馬潛聽得其軍號因上馬歷營若警夜者有不如法徃往撻之具知敵之情狀而還歡聞泰至引兵來會李弼謂泰曰彼衆我寡不可平地置陳此東十里有渭曲可先據以待泰從之背水東西爲陳李弼趙貴爲左右拒命將士皆偃戈於葦中約聞鼓聲而起晡時東魏兵

至斛律羌舉曰黑獺舉國而來欲一死決渭曲葦深土濘無所用力不如緩與相持密分精銳徑掩長安巢穴既傾則黑獺不戰成擒矣歡曰縱火焚之何如侯景曰當生擒黑獺以示百姓若燒死誰復信之彭樂盛氣請鬭曰我衆賊寡何憂不克歡從之東魏兵望見魏兵少爭進擊無復行列泰鳴鼓士皆奮起合戰李弼等帥鐵騎橫擊之東魏兵中絕遂大破之歡欲收兵更戰衆已盡去斛律金曰衆心離散不復用宜急河東歡乃馳去夜渡河喪甲士八萬人鎧仗十八萬泰追至河上選留甲兵二萬餘人餘悉縱歸李穆曰高歡破膽矣速追之

可獲泰不聽還軍渭南所徵之兵甫至乃於戰所人種柳一株以旌武功侯景言於歡曰黑獺驟勝而驕必不爲備願得精騎二萬徑往取之歡以告婁妃妃曰設如其言景豈有還理得黑獺而失景何利之有歡乃上高數曹𨷂歡敗釋恒農退保洛陽五代史

周行逢妻鄧氏陋而剛决善治上嘗諫行逢周法大嚴行逢怒鄧氏因之村墅遂不復歸行逢屢遣迎之不至一旦自率童僕來輸稅行逢就見之曰夫人何自苦如此鄧氏曰稅官物也公不先輸何以率下且獨不記爲里正代人輸稅以免楚撻時邪行逢欲與之歸不可曰

公誅殺太過一旦有變村墅易為逃匿耳行逢婿唐德求補吏行逢曰汝才不堪為吏吾今私汝則可矣汝居官無狀吾不敢以法貸汝則親戚之恩絕矣與之耕牛農具而遣之涉世雄談

蜀張雲立朝謇諤自比朱雲宣徽使景潤澄曰昔朱雲請斬馬劍以斬張禹今上方只有殺雞刀卿欲用乎雲曰雞刀雖小亦可斬群狗潤澄憾之蜀檮杌

蜀潘炕字凝夢其先河南人有器量家人未嘗見其喜怒然發於美妾解愁遂風恙成疾解愁姓趙氏其母夢吞海棠花蕋而生頗有國色善為新聲及小詩建嘗至

侊第見之謂曰朕宮無如此人意欲取之侊曰此臣下賤人不敢以薦於君其實斬之弟峭謂曰綠珠之禍可不戒耶侊曰人生貴於適意豈能愛死而自不足於心耶人皆服其有守

劉濤機

蜀王衍荒淫惑於宦人王承休遂决秦州之幸詔下中外切諫母后泣而止之以至絶食衍皆不從前秦州節度判官蒲禹卿叩馬泣血上表累千五百餘言且曰望陛下以名教而自節以禮樂而自防循道德之規受師傅之訓知社稷之不易想稼穡之最難惜高祖之基扃似太宗之臨御賢賢易色孜孜爲心無稽之言勿聽弗

詢之謀勿用聽五音而受諫以三鏡而照懷少止息於
諸處林亭多看覽於前王書史別脩上德用卜遠圖莫
遣色荒勿令酒惑常親政事勿恣閒遊又曰陛下與唐
主方申歡好信幣交馳但慮間道聖駕親行別懷疑忌
其或專差使命請陛下境上會盟未審聖躬去與不去
又曰陛下纂承以來率意頻離宮闕勞心費力有何所
爲此際依然整蹕又擬遠別宸宮昔秦王之鑾駕不回
煬帝之龍舟不返又曰忍教躧郄宗祧言將道斷使黎
民以何托令慈母以何辜若不慮於危亾但恐乖於仁
孝又曰劉禪俄降於鄧艾李勢遽難於桓溫皆爲不取

直言不恤政事不信王道不念生靈以至國人之心無一可保山河之險無一可憑衍竟不從行至綿谷唐師已入其境狼狽而歸遂降魏王繼岌當五代時忠義之士落落如晨星歐公作史嘗有五代無全人之嘆幸而有焉則又為之咨嗟嘆息反覆不置如蒲禹卿之忠諫非特蜀之所少亦天下所希有也然史中曾不少槩見但云衍幸秦州羣臣切諫而已豈歐公偶失此耶太平廣記

夏英公既卒其家客鄢陵隣之謹僧有學解客嘗問之曰英公貪而喜殺其報如何曰以教言之當為龍耳未以為然也他日坐京師遇夏氏故吏語近其生日往夢

遇公于途氣貌枯悴白衣故膌問其所在曰爲廬山東潭龍爾客始驚其後復至京師遇其故人於興國寺其隣有相語曰廬山東潭龍巳去矣客又大驚往問之曰東潭隱嶮人所不至往歲木皆立槁人始至其上潭水清徹有白龍在焉夏日之中水沸而龍死夜則復生冬結氷於數歲有僧十餘結廬其上爲之誦經又數歲而龍去草木復生英公奉釋故當困厄復能致僧爲之作福　後山談叢

李景讓毋鄭氏性嚴明早寡家貧子幼毋自教之宅後牆陷得錢盈船毋祝之曰吾聞無勞而獲身之災也天

必以先君餘慶矜其貧而賜之則願諸孫學問有成此不敢取遽命撩而棄之景讓宦達髮已斑白小有過不免捶楚在浙西有牙將迕意杖之而斃軍中憤怒將爲變母聞之出坐廳事立景讓於庭而責之曰天子負汝以方面豈得以國家刑法爲喜怒之資而妄殺無罪之人乎萬一致一方不寧豈惟上負朝廷使垂老之母銜羞入地何以見汝之先人哉命左右褫其衣坐之將撻其背將佐皆爲之請久乃釋之軍中遂安弟景莊老于場屋每被黜母輒撻景讓然景讓終不肯屬主司曰朝廷取士自有公道豈可効人求關節乎

徽宗在蕊珠宮早膳李石周訥吳玕莫儔入言金人請
上出郊議事便回上曰軍前莫有變否朕平日以爵位
優卿等今日勿爲小利所誘中書舍人姜堯臣曰去則
不得回矣石曰若信堯臣言必誤大事堯臣以笏擊石
額血流仆地俄有禁卒報皇后已在南薰門上皇曰我
去留未決何故皇后先出后曰昨日李石傳聖旨堯臣
曰陛下不信臣言李石暗受金人官爵賣國利已上曰
若以我爲質得官家回保祖宗社稷亦無恨矣乃行至
南薰門番使催行上曰事果變矣堯臣曰果爲李石所
賣番使以骨朵敲其口仆地上曰勿殺吾忠臣四太子

求王婉容爲黏罕子婦婉容自刎死高宗自眞定府逃回单騎至邢州李固渡馬斃冒雨行一日投宿楊媼草舍媼長子若水上書乞勿廢皇帝四太子埋土中亂箭射殺三人姓名不見於史傳而見於曹勛北狩錄佚醉編

戶部尚書李岡李公贊嘗爲兵部主事言東山劉公大夏嘗 孝宗之朝最爲得君公亦以天下爲任議汰冗食凡軍職皆以軍功爲準遍查裁革旣得 旨行之而一時侍衛將軍力士之流皆以才藝選初無軍功談司失于照詳類行報罷一時閧然時駙馬都尉樊凱嘗紅盔將軍特過兵部爲言此輩不宜裁革東山槩拒之凱

積不平適當　駕陞殿凱立午門外語諸人曰爾輩不用了昨已奏　旨裁革雖我亦無地位矣盖激之也衆人遂散出　孝宗上殿平昔執瓜帶刀之人皆不在儀衛簡寂恐恐不安屢顧左右問故既退遂宣樊駙馬面究凱奏昨兵部以行裁革去矣　孝宗大聲曰劉大夏敢如此　玉色不怡復宣兵部東山至走急氣促不能了了而裁革之事悉罷　聖眷遂衰矣夫以東山之公忠與　孝廟之有事事機一失乃至于此信乎臣不密則失身一時疎略甚可惜也該司可謂無人矣諺云倖門如鼠穴此言可以諭大　谿山餘話

周公之事文王也行無專制事無由巳身若不勝衣言若不出口有所奉持於前洞洞屬屬如不能如將失之可謂能子矣及繼文武之業履天子之國則平夷狄之亂誅管蔡之罪無所故問感動天地聲懾海內可謂能武矣成王長北面致政委質而臣事之請而後行無擅恣之意無矜伐之色可謂能臣矣淮南子

曰三洲人者各一洲人皆孤单煢獨三人閒會樹下息因相訪問老者曰寧可合爲斷金之業邪二人曰諾即相約爲父子因命二人于大澤中作舍且欲成父曰此不如河邊二人曰諾河邊舍幾成父曰又不如河中二

人復塡河二句不立有一書生過之爲續兩土舡投河中會父往呼止之曰嘗見河塡耶觀汝行耳相將而去明日俱至河邊望見河中土高丈餘 孝子傳

牛亭曰芍藥一名將離人欲相離則贈之以芍藥也文無一名當歸相招召則贈之以文無也丹棘一名忘思欲忘人之憂則贈之以棘也青裳一名合歡欲蠲人之忿則贈之以青裳也 博物志補

馮玄岳曰焦氏易林其辭古雅秀逸其中皆有深旨如曰人面鬼口長舌如斧斲破瑚璉殷商絕祀言女禍也多虛少實語不可知尊空無酒飛言如雨言讒言也登

堦上堂見吾父兄左酒右漿與福相迎言退樂也南行載鎧登履九魁車傷牛罷日暮嗟咨戒行險也家在海隅橈短流深企立望宋無木以趨悲寡援也去莘就蓼毒愈酷甚避井入坑憂患日生即詩人蹙蹙靡所騁之旨也三驪負衡南取芝之香秋蘭芬馥利我少姜喻悅賢也長女三嫁進退多態譏不知止也千雀萬鳩與鷂爲仇威勢不敵雖衆無益畏權貴也大樹之子百條共母當夏六月枝葉盛茂鸞鳳以庇召伯避暑翩翩偃仰各得其所羡吏隱也五嫠解墮頓斬獨宿憂爲身福喜遠色也環緒倚鉏斗升屬口羞小利也敝笱在梁魴逸不

禁乃無政也三嫗治民不勝其任又三手六目政多頑
惑戒多門也東風啟戶隱伏懽喜庚仁澤也葛藟蒙棘
華不得實疾偃蔽也他如張羅搏鳩烏罹其災如從蠋
見虎雖危無始如三貍捕鼠遮遏前後如天之與禹堯
舜所居如酒為歡伯除憂來樂如簪短帶長出思苦窮
如乾作聖男坤為智女如齦齲齒貧鬼相責如皃鴈
啞啞以水為家如精誠所在神為之輔如躑躅踟躕撫
心搔頭如汶山蹲鴟肥腯多脂如戴甕望天不見星辰
如陰淫不止白馬為海如方口圓舌為知樞門如九鴈
列陣雌獨不羣如雷君出裝隱隱西行如道涉多阪牛

馬蜒蜒其語尤奇山齋雜錄

士同風於朝農同業於野雖官職務殊地氣異宜然其致功成利未有相害而不通者也至乎末世則不然矣執法之吏不闚先王之典搢紳之儒不通律令之要彼刀筆之吏豈生而察刻哉起於几案之下長於官曹之閒無温裕文雅以自潤雖欲無察刻弗能得矣竹帛之儒豈生而迂緩也起於講堂之上遊於鄉校之中無嚴猛斷割以自裁雖欲不迂緩不能得矣先王見其如此也是以博陳其教輔和民性達其所壅祛其所蔽吏服雅訓儒通文法故能寬猛相濟剛柔自克也王粲儒吏論

悲哉秋之爲氣也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憭慄兮若在遠行登山臨水兮送將歸泬寥兮天高而氣清寂寥兮收潦而水清憯悽增欷兮薄寒之中人愴怳懭悢兮去故而就新坎廩兮貧士失職而志不平廓落兮羇旅而無友生惆悵兮而私自憐燕翩翩其辭歸兮蟬寂漠而無聲鴈廱廱而遊兮鵾雞啁哳而悲鳴獨申旦而不寐兮哀蟋蟀之宵征時亹亹而過中兮蹇淹留而無成

宋子

君家誠易知悠思復難忘黃金爲君門白玉爲君堂堂上羅酒樽使作邯鄲倡中庭生奇樹華燈何煌煌兄弟

兩三人守子爲侍郎五日一來歸道上自生光黃金絡馬頭觀者滿路傍 古樂府詩

富則盛貧則病甚矣不惟形色羸瘦或亦神心沮喪非但交友疏棄必有家人訟誤非廣潔深識者何能不移其植故欲蠲憂患莫若懷古之意當自同古人見深則憂淺識遠則患浮昔有琴歌於編蓬之中用此道也 顏延之庭誥

菊花源傷悉生芳菊被徑浸潭流其滋液水極芳馨谷中有三十餘家不穿井仰飲此水上壽二三百中壽百歲七八十者猶不爲夭夫菊能輕身益氣令人久壽于

此有徵矣又後漢胡廣子伯始爲侍中久患風羸南飲此遂瘳焉荆州記

詞人即事睹景懷古思舊感慨悲吟情不能已今舉其最工者如劉禹錫金陵詩山圍故國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淮水東邊舊時月夜深還過女墻來愚溪詩溪水悠悠春自來草堂無主燕飛回隔簾惟見中庭草一樹山榴依舊開又草聖數行留斷壁木奴千樹屬鄰家惟見里門通德榜殘陽寂歷出樵車竇恐南游詩傷心欲問前朝事惟見江流去不回日暮東風春草綠鷓鴣飛上越王臺東坡昆陽城賦横門豁以四達故道宛其

未改彼野人之何知方偃僂而畦菜張安國題黃州東坡詩老仙騎鶴去稚子飯牛歌蓋人已逝而迹猶存迹雖存而景隨變古今詞云語言有出究其意趣大槩不越諸此而近世倣傚尤多遂成塵腐亦不足貴矣林下偶談

屈原既放三年不得復見竭知盡忠而蔽鄣於讒心煩慮亂不知所從乃往見太卜鄭詹尹曰余有所疑願因先生決之詹尹乃端策拂龜曰君將何以教之屈原曰吾將悃悃款款朴以忠乎將送往勞來斯無窮乎寧誅鋤草茅以力耕乎將游大人以成名乎寧正言不諱以危身乎將從俗富貴以媮生乎寧超然高舉以保真乎

將呪訾粟斯喔咿儒兒以事婦人乎寧廉潔正直以自清乎將突梯滑稽如脂如韋以絜楹乎寧昂昂若千里之駒乎將氾氾若水中之鳧與波上下偷以全吾軀乎寧與騏驥亢軛乎將隨駑馬之迹乎寧與黃鵠比翼乎將與雞鶩爭食乎此孰吉孰凶何去何從世溷濁而不清蟬翼爲重千鈞爲輕黃鍾毀棄瓦釜雷鳴讒人高張賢士無名吁嗟默默兮誰知吾之廉貞詹尹乃釋策而謝曰夫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物有所不足智有所不明數有所不逮神有所不通用君之心行君之意龜策誠不能知此事屈子

有淵人亡珠于市於陵子過之而疑焉遂聽直於市長於陵子濘色亡與辯也市長揆座起曰此於陵先生也天下所共與廉者今子獨譏及焉吾咻女尸巷衢矣於陵子於是漂溺交臆愍不荷言市長曰夫貌不寧于知心神不抑于昧已固眞人不爲世撼也今亡行亡敢謂知先生而廉先生彼淵人不足謂咻先生而盜先生然欣戚偭施庸有以邪於陵子慼然曰夫木不戎乎斧斤而戎乎析械者爲身害小而名害大也今珠吾沒齒盜孰與廉吾百世盜邪盖沒齒易盡百世亾忘亾忘誠所悲也市長曰夫行由表立名捷景赴廉奚盜也於陵子

曰于不聞赫胥之上大道百行匹夫共共而不有庖犧之下元風夏德至人有而不矜迫夫五帝鑿民心心自私于是盜德行于五品相委盜知術于蒙樸未開公輸巧而衆人愚離朱明而天下瞽矣且其不近盜之日月而久盜之天地久久不已也則聲盜之雷霆聲不已也則鬼盜之神明茲其其情貌非古今所謂大盜邪今天下不幸而旅去其廉獨使大盜歸我哀微眉矣須臾有拾遺者聞之以其珠詣市長市長曰於陵先生方悲盜廉也請子亡盜義我其敢盜能聽也哉 於陵子

張循王之兄保嘗怨循王不相援引循王曰今以錢十

萬緡卒五千付兄要使錢與人流轉不息兄能之乎保默然久之曰不能循王曰宜弟之不敢輕相援引也王嘗春日遊後圃見一老卒臥日中王蹴之曰何慵眠如是卒起身諾對曰無事可做只得慵眠王曰汝會做甚事對曰諸事薄曉如回易之類亦粗能之王曰汝能回易吾以萬緡付汝何如對曰不足爲也王曰付汝五萬對曰亦不足爲也王曰汝需幾何對曰不能百萬亦五十萬乃可耳王壯之予五十萬恣其所爲其人乃造巨艦極其華麗市美女能歌舞音樂者百餘人廣收綾錦奇玩珍羞佳果及黃白之器募紫衣吏軒昂閑雅若書

司客將者十數輩卒徒百人樂歆逾月忽飄然浮海去逾歲而歸珠犀香藥之外且得駿馬獲利幾十倍時諸將皆缺馬惟循王得此馬軍容獨壯大喜問其何以致此曰到海外諸國稱大宋回易使謁戎王餽以綾錦奇玩爲招其貴近珍羞畢陳女樂迭奏其君臣大悅以名馬易美女且爲治舟載馬以犀珠香藥易綾錦等物餽遺甚厚是以獲利如此王咨嗟襃賞賜予優厚問能再往乎對曰此戲也再往則敗矣願仍爲退卒老園中嗚呼觀循王之兄與浮海之卒其智愚相去奚翅三十里哉彼卒者頹然甘寢苔堦花影之下而其胸中之智圓

轉恢奇廼如此則等而上之若伊呂管葛者世亦豈盡無也哉特莫能識其人無繇試其蘊耳以一弊衣老卒循王慨然捐五十萬緡畀之不問其出入此其意度之恢弘固亦足以使之從容展布以盡其能矣勾踐以四封之內外付種蠡漢高皇捐黃金四十萬斤於陳平由此其推也蓋不知其人而輕任之與知其人而不能專任皆不足以有功視其一往之後辭不復再又幾於知進退存亡者矣哉 鶴林玉露